

鲁迅笔下的“坟”意象探究——批判、困境与反抗

张宇璠

武警工程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00

摘 要：“坟”作为核心意象在鲁迅的作品中多次出现，从《药》中的坟场荒冢到《野草》中的残碑墓碣再到《坟》题记中的自我埋葬隐喻等。当我们以“坟”为密钥进入鲁迅的艺术世界，会发现这个核心意象早已超越单纯的死亡隐喻。^[1]它既标记着新文化运动退潮期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又记录着现代启蒙者艰难的精神突围轨迹。

关 键 词：鲁迅；“坟”意象；国民性批判；反抗精神

Exploration of the "Tomb" Imagery in Lu Xun's Works — Criticism, Dilemma, and Resistance

Zhang Yucong

Armed Police Engineering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00

Abstract： The motif of "sepulchre" recurs as a core imagery in Lu Xun's works, ranging from the desolate graveyard in *Medicine*, the weathered steles and tombstones in *Wild Grass*, to the metaphorical self-entombment in the preface to *Graves*. By employing "sepulchre" as a hermeneutic key to Lu Xun's artistic universe, this imagery transcends its literal association with death. It simultaneously marks the spiritual trauma of intellectuals during the ebb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documents the arduous intellectual odyssey of modern enlighteners striving to transcend ideological confines.

Keywords： Lu Xun; "Tomb" imagery; criticism of nationality; spirit of resistance

中国文学史中，“坟墓”作为极具张力的审美意象，有“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的苍茫追思，有“他乡复行役，驻马别孤坟”的苍凉别绪，还有“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的幽邃悲音，皆以坟茔为墨，在千年时空中勾勒出文人精神图景，共同构筑起中国文学独特的死亡美学空间。^[2]而鲁迅笔下的“坟”则呈现出更为深邃的现代性品格。^[3]

一、“坟”意象的生成动因

“坟”作为核心意象在鲁迅的作品中多次出现，从《药》中的坟场荒冢到《野草》中的残碑墓碣再到《坟》题记中的自我埋葬隐喻等。形成了一幅跨越虚构与现实边界的精神地图。这种高频次、跨文体的意象建构，实则是作者精神轨迹的具象投射，“坟”的隐喻持续裂变出多重象征维度：既是历史记忆的封印，又是现实批判的棱镜。解构鲁迅作品中的“坟”意象群，实为解开其精神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4]

（一）创伤记忆：个人生命体验的投射

童年时期对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形成起到关键性作用，在1893年至1899年间，鲁迅先后经历了叔祖周子、四弟、父亲病亡、“长妈妈”去世等等事件。家庭的变故与身边亲友的接连死亡，给予了鲁迅沉重打击，让其很早就感悟到了死亡的深层含义，明白黑暗与虚无乃是常态与存在的本真之相。^[5]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披露的“父亲的病”与“幻灯片事件”对他的思想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前者通过传统中医失效引发的伦理困境，迫使少年周树人离家求学，开启对现代知识的追寻；后者则以“砍头一围观”的视觉暴力，解构了其学医救国的

幻想。^[6]在《藤野先生》中，鲁迅以一种嵌套式观看结构对“幻灯片事件”进行了重述，即：砍头场景中的示众者/鉴赏者、教室中的日本学生/中国留学生以及作为凝视主体的“我”。^[7]正如竹内好所言，使鲁迅不仅成为民族创伤的见证者，更在镜像反射中完成了对启蒙主体自身的解构——那个试图通过医学凝视他者病体的“我”，最终成为被殖民现代性机制所规训的“被看者”。^[8]

此外，鲁迅的一生与疾病始终存在着隐喻的共生关系。从少年时期中医失效导致的父权崩塌，到仙台时期细菌学图谱激发的国民性批判，直至中年肺结核催生的“铁屋”困境，疾病始终作为具身化的认知装置存在。在《药》与《明天》等文本中，作为物质载体的“人血馒头”指向传统医疗的巫术残余，作为象征的“启蒙药方”则暴露出现代性治疗的虚妄。^[9]这种医疗现代性的悖论，最终在“坟”的终极意象中获得形而上的升华——当《野草》中的过客拒绝“回转去”，当《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完成“迁坟”仪式，鲁迅以存在主义式的决绝，将“坟”从生理死亡的终点转化为精神启蒙的界碑。这种充满张力的死亡修辞，既宣告了“疗救”话语的破产，也构建起抵抗线性进步史观的异质空间。^[10]

（二）破立之间：传统文化与现代启蒙的共振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思想体系的生成，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

代性思想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二者非简单的对抗，亦非线性进化论的替代关系，而是形成了解构与重构的复杂场域。鲁迅思想根源可追溯至三重文化基因：其一，传统士大夫家族的文脉传承。童年所受“杂览”教育理念与《聊斋》启蒙，塑造了其野史癖与志怪审美趣味；其二，祭祀文化的深层浸润，目连戏、五猖会等民间仪式构建的鬼神谱系，形成其“鬼趣”美学的原型记忆；其三，现代性冲击下的启蒙自觉，促使其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重构^[11]。

这种文化基因的复合性造就了独特的文本空间：《狂人日记》在解构“吃人”礼教时，仍保留着对祭祀场景的民俗性书写；《祝福》批判封建伦理的暴力，却复现出年俗仪式的文化质感。其核心矛盾在于：作为启蒙者的鲁迅试图以现代理性祛除鬼神迷信，而作为文化守夜人的鲁迅又需借助民间信仰对抗现代性异化。^[12]

而“坟”意象正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启蒙共振下的产物，既承载着《药》中启蒙者牺牲的现代性隐喻，又在《过客》中转化为存在主义的终极诘问。传统祭祀经由文学转喻，实现了从民俗符号到哲学范畴的范式转换。当日连戏的草台班被纳入新文学谱系，既剥离了宗教仪式的外壳，又保留了民间狂欢的精神内核，形成启蒙话语与民间美学的共生结构。^[13]

这种文化立场的暧昧性，本质是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在殖民语境下的特殊耦合。鲁迅通过将志怪传统进行现代性转码，既完成对封建伦理的批判解构，又为现代性焦虑提供了文化缓冲，在传统/现代的辩证中开辟出独特的批判路径。^[14]

二、“坟”意象的文本呈现

（一）空间隐喻：乡土社会的封闭性象征

鲁迅笔下“坟”的意象构成一个极具压迫性的空间隐喻，其封闭性恰似传统中国的精神囚笼。《故乡》的结尾，闰土索要的香炉烛台与横亘在“我”和童年伙伴之间的“高墙”，最终都凝固为“西关外靠着城根的地面”的土坟。这片墓地不仅埋葬着杨二嫂的青春与闰土的灵气，更深层地象征着乡土中国千年未变的生存困境——“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的图景。坟茔所在的空间格局始终保持着凝固的稳定性，恰如闰土们在香灰中轮回的生存状态。^[15]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风波》中七斤家族的命运。当皇帝坐龙庭的消息传来，曾经剪辫的七斤在赵七爷“留发不留头”的威胁下，其生存空间被压缩到“没有辫子该当何罪”的狭小境地。最终七斤嫂用“一代不如一代”的咒骂将反抗意识彻底消解，这种精神上的自我阉割恰似为活人预掘的坟墓。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尖锐指出：“中国人向来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这种文化心理投射在空间场域中，便形成了以坟地为原型的自我封闭系统。

（二）时间维度：启蒙失效的见证

在《药》的叙事时序中，清明时节的扫墓场景里，“宛然阔人家祀寿时候的馒头”的坟冢与“支支直立，有如铜丝”的枯草，共同构成革命话语失效的视觉证据。更具深意的是乌鸦飞向

远空的结局——这个被叙述者刻意延宕的瞬间，实则暗示着启蒙承诺的永远延宕。当华大妈期盼乌鸦飞上坟头完成某种仪式时，鲁迅实际上在解构线性进步史观：正如《头发的故事》中N先生发现“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时间维度上的启蒙叙事在现实中遭遇了彻底的溃败。

这种时间困境在《伤逝》中呈现为更复杂的样态。子君墓碑的缺席不仅是肉体消亡的证明，更是启蒙话语时间链条断裂的象征。当涓生在手记中反复强调“新的生路还很多”，却始终困在“吉兆胡同”的时空牢笼里，这种言辞与现实的悖反暴露出启蒙现代性的根本困境。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预言的“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在《伤逝》中具象化为“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的时间标记：从暮春到严冬的四季轮回，与子君从“我是我自己的”的宣言到默默死去的命运轨迹形成残酷对照，证明所谓“新青年”的时间叙事不过是古老死亡循环的新装。

此外，《在酒楼上》的对话更是成为了这种时间困境的终极表达。吕纬甫为小弟迁坟时，发现棺木中“踪影全无”的细节，构成对启蒙工程最尖锐的讽喻——当启蒙者试图在传统土壤中移植新思想时，往往遭遇文化基因的彻底消解。而“我”与吕纬甫在废园中的对峙场景，通过“蜂子或苍蝇”的著名比喻，将时间维度上的启蒙困境推向哲学层面：所谓进步不过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的永恒轮回。

三、“坟”意象的主题功能

鲁迅笔下的“坟”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死亡符号。正如《坟》的序言所说：“这些旧文章就像是我生命里留下的脚印，明知道人死不能复生，可还是舍不得扔，干脆堆成个小坟头——埋是埋了，心里到底还留着点念想。”这话听着像自嘲，却藏着深意，细看其笔下的“坟”意象，主要传递出“个体死亡”与“反抗绝望”两大主题信息。

（一）个体死亡与精神幻灭之境

在《药》中，鲁迅构建了极具隐喻性的坟场图景。西关外官地上的坟冢，既是吞噬生命的黑洞，更是精神荒原的具象化呈现。华小栓与夏瑜的双坟并置构成荒诞的对话关系：革命者的热血凝固成愚民的药引，启蒙者的头颅最终化作坟茔的祭品。这种生死互噬的怪诞图景，在《墓碣文》中演化成更为惊心的自我对话：“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墓碣的阴冷文字恰似鲁迅执解剖刀剖开灵魂的镜像，坟茔在此成为精神炼狱的具象载体，既埋葬着“过去的生命”，又催生着“自噬其身”的痛感体验。

（二）绝望深渊的反抗之途

《过客》中的坟意象展现出强烈的悖论特质：既是时间终点的死亡标记，又是存在起点的精神路标。当老翁以“我没有走过”回避死亡命题时，过客却选择“向野地里踉跄地闯进去”，这种存在主义式的决绝姿态，将坟转化为反抗绝望的辩证空间。

鲁迅在1925年致赵其文的信中阐释的“明知前路是坟而偏

要走”的哲学，恰与《墓碣文》中“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形成互文。这种向死而生的精神突围，在《野草》中呈现为多重变奏：从“死火”选择燃尽的瞬间永恒，到“影”在明暗交界处的彷徨求索，无不彰显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存在辩证法。

《过客》发表后一个月左右，鲁迅曾给友人的信中说道，“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作为“背着历史重担”的历史中间物，鲁迅的坟意象始终交织着启蒙者的精神困境。当《药》中的乌鸦冲破坟场的死寂直飞天际，《墓碣文》的游魂最终以“成尘”的姿态消解生死界限，这种诗性超越暗含着对启蒙宿命的突围。坟茔既是“吃人”传统的集体墓志铭，又是新文化先驱的精神纪念碑，在埋葬与重生的张力中，鲁迅以“抉心自食”的勇气，将坟构筑成现代知识分子精神觉醒的仪式空间。这种双重性恰如《野草》题词所言：“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

四、结语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坟”意象的多元阐释构成了五四新

文学独特的象征谱系。当我们将这一意象置于鲁迅的文学版图中考察，会发现其超越了同时代作家对死亡诗学或乡土记忆的书写维度，展现出更为深邃的精神图景。鲁迅笔下的“坟”既是历史转型期的精神镜像——映照着大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与价值焦虑，更是作家主体精神建构的动态场域。从《野草》中“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的坟茔，到《药》里连接启蒙者与庸众的荒冢，这个充满悖论的空间始终承载着鲁迅对启蒙理想溃败的省思，以及对个体生命存在意义的终极叩问。

当我们以“坟”为密钥进入鲁迅的艺术世界，会发现这个核心意象早已超越单纯的死亡隐喻。它既标记着新文化运动退潮期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又记录着现代启蒙者艰难的精神突围轨迹。在文体实验与思想深化的互动中，鲁迅通过对“坟”意象的创造性转化，不仅拓展了现代文学的表现疆域，更构建起具有哲学深度的生命诗学。这种将个体经验升华为民族精神寓言的艺术创造，正是鲁迅文学遗产中最具现代性特质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 [1] 袁盛勇. “鲁迅现象”的历史性和当代性 [J]. 文艺争鸣, 2017(02).
- [2] 袁盛勇. 鲁迅的“沉沦”——论鲁迅言与思的不一致乃至背离 [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4(01).
- [3] 李朝明, 袁盛勇. 鲁迅作品中的寂寞感 [J]. 鲁迅研究月刊, 2002(05).
- [4] 张霞. 现代文学中的“坟墓”意象 [J]. 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3).
- [5] 鲁迅: 鲁迅全集(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
- [6] 鲁迅: 鲁迅全集(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
- [7] 黄悦. 面向坟的筹划——鲁迅《过客》的文本解读 [J]. 鲁迅研究月刊, 1999(3).
- [8] 刘勇, 邹红. 中国现代文学史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
- [9] 章妮. 1924至1926年鲁迅的创作心理构成 [J]. 临沂师范学院学报, 2005(2).
- [10] 钱理群. 鲁迅作品十五讲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11] 郇元宝. 鲁迅精读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9.
- [12] 王晓明. 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 [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 [13] 汪晖. 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 [J]. 现代中文学刊, 2011, (03): 4-32.
- [14] 宫爱玲. 现代中国文学疾病叙事研究 [D]. 山东师范大学, 2007.
- [15] 郇元宝. 从舍身到身受——略谈鲁迅著作的身体语言 [J]. 鲁迅研究月刊, 2004, (04): 11-23+54.